

是故心作是念：恒无衰坏天地众生普应供养的无上正等觉位，我唯修此。

（原译文改成这个。）

这里关键是要发展出道心来。过去以为那里有殊胜的高位、势力、权威等，特别想求，求到时以为得了实义。现在看到一切世间地位都是坏灭性，最终一无所有，心就冷了，觉得在这条路上再怎么求都是错的，只是由常执发生非理作意，再由非理作意发生的无数幻想、妄动而已。当消灭了幻想，不再求这些，这时该求什么呢？佛法告诉我们，积极方面还有无上正等觉位要求。

首先要认识到，无上正等觉位跟世间地位的差别。只有认清了这是真实、殊胜的地位，才会把原来那股劲全部移到求佛果上来，发展出道心。人都有一股能量，过去跟无明结合，就使劲地求世间高位。现在反过来见到真实义后，就一心勇求佛法上的真实位。这是解的转移，从邪解变成法上的胜解；又是欲的转移，从邪欲变成善法欲；又是勤的转移，从邪勤变成正勤。这样，心的能量就开发了，开始转入法道中。因此，进而要了解我们要求的是什么。

过去误以为由惑业力显现的高位非常伟大，喜欢坐在上面。现在发现它是欺诳的，福德力一消失，罪业马上现行，让人堕下去，非常惨。而且，正因为曾经有过地位、名誉等的风光，堕落时就感到格外惨，就像天王堕到驴胎里那样，非常可怜。这就发现它是坏灭的、是骗我的。有福德时万众拥戴，处处鲜花掌声，福德一尽就根本没人理，比街头乞丐还可怜，这表明它不是真正的应供处。再者，这是愚痴性、无明性的东西，怎么能归心于它呢？然后看，真实的地位是什么？那就是常无衰坏、为一切众生所应供养的无上正等觉之位。

“无上正等觉”：对下而言称为“无上”；现见真谛，对邪而言称为“正”；证得平等性，不住二边，对偏而言称为“等”或“遍”，能遍观诸法；“觉”是灵明之心，这里指无上正等觉。蠢

动含灵都有佛性，从菩提而言佛和众生本来无二。佛性被无明覆蔽就成了虚妄、迷惑，这是邪觉，不叫做“正”。声闻缘觉只断掉了人我执所起的烦恼障，以及一分法我执所起的所知障，还有“轮回是所舍、涅槃是所取”等的偏执，不叫做“正”。菩萨证得了法界平等性，但还没有圆满，不叫“无上”。只有达到佛果，一切客尘消尽，本心彻底显发，无有超出其上，才称为“无上正等觉”。

对此由三分意义来认定：一、常；二、应供；三、金刚宝位的体性。首先它是大常，恒无衰坏。什么缘故呢？一切客尘现的虚假地位相都是有为法，缘散即灭，必定会坏掉。而佛果是一切客尘全部消尽时，显现出的无为法本性，这是永远不坏的。这样的本心是无为法，一旦彻证到它，就不再退到虚妄分别中，所以叫“无衰无坏”。就像太阳彻底显露时，黑暗不住，证到它时再也不可能退到虚妄分别里，不会衰、不会变坏，因为无为性体彻底彰显的缘故。其次，由于此时已断尽一切障碍，无余显发一切种智，他是最尊贵的，堪为一切众生的福田，所以是天地众生普应供养之处。“位”指无上极位，或者说回归到法身本位，这就是无上的法王位。

认定了这是真实的金刚宝位以后，就一心趋向修证此位。世间位都是会变坏的、无有实义、不属本来、属于迷失、执假为真，所以不再寻求它，对比以后，一心寻求无上正等觉位。也就是基于对地位的了解，辨明真妄后，唯一寻求无上宝位。

最后再引《憨山大师年谱》的两段事例来作启发。

憨山大师说：我十岁时，母亲督课很严，很苦，就问母亲：“读书干什么？”母亲说：“做官。”我问：“做何等官？”母亲说：“从小官做起，有能耐的话可以做到宰相。”我说：“做了宰相又怎样？”母亲说：“罢！”我说：“可惜一生辛苦，到头罢了，做他何用？我只想该做个不罢的。”母亲说：“像你这不才子，只能做个挂搭僧。”我说：“什么是挂搭僧？有什么好处？”母亲说：“僧是佛弟子，行遍天下，自由自在，随处有供。”我说：

“做这个恰好！”母亲说：“只怕你没这个福。”我说：“怎么要福？”母亲说：“世上做状元常有，出家做佛祖哪里常有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有此福，只怕母亲舍不得。”母亲说：“你如果有此福，我就能舍。”当时我心里就有这观念了。

又在十二岁这一年的十月，当时到报恩寺，见了太师翁。太师翁见到就欢喜地说：“这个孩子骨气不凡，如果做一个俗僧，是可惜了，我要请老师教他读书，看他成就如何。”当时无极大师初次在寺院开讲，太师翁带我去拜见。刚好赵大洲在，一见就欢喜地说：“这个孩子将做人天师。”又抚摸我问：“你爱做官还是要作佛？”我应声说：“要作佛！”赵大洲说：“这个孩子不可轻视，要好好教他。”

由这两则案例我们就能懂得普贤上师引导的心意。这里要转成汉人的心态，整个来说就是“不做官要作佛祖”“不做世间强人伟人，要作佛祖”，要发展这样的心。憨山大师是极好的榜样，他从小就明理，关键在一个“罢”字。罢就是无常，一生辛苦到头罢了，没有了。马上就觉悟：这样做它有什么用？这是没有意义的。不罢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恒无衰坏的地位。佛祖是什么呢？就是金刚宝位。尊贵是什么呢？就是天地众生普应供养。像这样再再去体会，发展出无上道心，要做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一直要起这个观念。怎么来引发这一点呢？就像大师幼年时看到的，世间的一切地位、权势等全部会空掉、衰变消亡。看清它无意义后，就把心转过来，一心希求出世作佛祖。像这样再再地引起这样的大志气、大道心，一旦建立起道心来，我们就得到了心髓。

（五）怨亲无常

如是怨亲也是无常，往昔圣者嘎达雅那前去乞食，见到某家有个主人怀里抱着一个儿子，吃一鱼肉，样子像吃得很香，一条母狗在啮嚼鱼骨，他用石头打狗。尊者神通观察，见到那鱼是他这世父亲转的，而那狗则是这世母亲转的，前世杀害自己的怨家因为有命债而转为儿子。尊者

见而说偈：“边啖老父肉，边打亲生母，怀中抱杀敌，妻子啮夫骨，欲笑轮回法，（亲怨妄假立。）”

首先要看到怨没有常性、亲也没有常性，怨亲唯一是随自心假立而现的，这又要透过从远到近的观察来确认。确认以后，就要发展出对众生平等慈悲的心。

观察分两大部分。首先结合公案看前世今生间的怨亲不定，前世是怨，今生成亲，前世是亲，今生成怨，这是隔世观察；接着是一世观察，在一世的显现里就有亲变怨、怨变亲的情况，从中发现怨亲都是假的。然后就要纠正自己的心态，转到法道上。

那一天嘎达雅那尊者照常出去乞食，他看到这样一幕情景：有一个主人抱着儿子，津津有味地吃着鱼肉，看起来很香。当时面前有一只母狗在咬鱼骨头，他就打这只母狗。尊者当即以神通观察，发现那条鱼是他这一世父亲转世的，父亲去世不久就转成这条鱼；过来吃鱼的母狗是母亲转的，转在他旁边当狗；孩子还小，抱在怀里，这是前世杀他的怨家，转成儿子来还命债。

这个情形太稀奇了，事隔几年就转成了这一幕情景，实在荒唐！从前杀他的怨仇，这回为了还命债变成怀里抱的儿子，整天说“乖、乖、乖”。从前生养自己的母亲，现在变成一只狗。父亲却变成了鱼，自己在啃着父亲的肉。之后把鱼骨头扔下去，狗马上去吃，这就是妻子在吃丈夫的骨头。轮回实在太可笑，因此尊者说了这一首偈：以前是杀自己的怨敌，恨之入骨：“见到你我要剁了你！”结果转世变成孩子，抱在怀里：“乖乖乖，亲亲你”。从前是丈夫，海誓山盟：“我永远爱你，我属于你！”现在丈夫变成鱼，边啃边想：“好吃！好吃！再多一点就更好了！”过去是亲生母亲，现在变成了狗，一看到就嫌弃：“馋狗，你又来了！”然后拿石头打。从前是父亲，现在觉得这个肉很好吃，吃得很香。轮回就是这样，业缘一变就出现另一个，早就不认识了。可见业力幻现的相没有一点常性，马上面目全非，所以不要执著暂时的怨亲。

“欲笑”的涵义

尊者的口气是：怎么搞的？刚刚还是一家人，现在怎么变成这个乱七八糟的样子？老婆吃老公，抱着怨家认儿子，又吃爸又打妈，这到底是怎么搞的？哈哈！轮回太荒诞、太可笑了！

或者这么想：这分别心像疯子一样，前面还说“亲爱的”，现在就啃着骨头想：“好吃！还有吗？”前面说“你杀了我，我一定要报仇！”这回抱着儿子：“乖乖！”这分别心像疯子一样，前面叫“娘”，后面就说“该死的狗”；前面还说“亲爱的”，后面就成了“我要吃你”，这不就是没有理智的疯子吗？尊者看到分别心这样疯觉得很好笑。

人们在疯癫的分别心中，认为什么都有一个常性。认为亲是永远的亲，“海枯石烂不变心，我永远爱你！”爱个什么呀？爱两下，下一世就变成恨了。刚说完“我恨你！恨你！”过两天又变成了宝贝儿子，爱得不得了。所以要知道，一切亲怨都是虚假的，它是分别心的伎俩。分别心是生灭的，两下子就变了，这上面有常吗？这样就明白它没有常性，不要堕入庸俗的世间情感里，分帮分派、分亲分怨。世间充满了这样的关系，团体、派别等都是分别心的荒诞剧，不要相信它，应当等视一切众生都是父母，以慈悲心来对待一切。

再举一个事例。杜顺和尚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，华严宗初祖。有一次乞讨到施主家，施主抱着孩子求和尚消灾延寿。和尚久久看着，说：“这是你的怨家，要给他忏悔。”斋饭完毕让施主把孩子抱到河边。当时和尚把孩子抛进水里，夫妇捶胸嚎叫。和尚说：“你儿还在。”用手指指着，孩子就变成了身高六尺的成年男子身，站在水波间嗔责地说：“你前世取我的金帛，把我推到水里溺死，若不是菩萨给我解怨，誓不饶你！”夫妇才默然信服。

从这里要看到人心的虚假。前世为了金帛的利益，把对方推入水中杀死。这一世对方讨债转为儿子，只认为他是我生的养的，视为宝贝，爱著不已，当和尚把孩子扔到水里时

痛不欲生。之后忽尔间现出前世怨家的相，指着这个愚人说：“你前世害我，不是和尚解怨，我饶不过你！”当时他的心就歇下了。生死剧就是如此，亲变怨，怨变亲，或者亲变成中庸的普通关系，又由普通关系转成亲，再由亲转成怨等等。像这样，看到前后世业的变现，就知道并没有固定的亲怨关系。

具慧者知道后，终究不要起贪，对亲人止息爱分别。如果能看到前后世，那家家户户都是荒唐可笑的，尽是怨家在结亲、亲人在结怨，关系变来变去。这都是无明力起惑造业来变的，所以，不要认眼前的亲是固定的亲，它是无常的，一下子就会变掉，也不要视眼前的怨为真实的怨。这些都是轮回的闹剧，应当平等善待普天下的一切众生，对每一个有情都怀着大慈悲心来做利益。

在现生中也多有杀身仇家，后来作了和合的朋友，结成亲家，比其他朋友还好；又见到虽然是父母兄弟，但为了一点微薄的财物和受用而怀恨之后，一者对另一者作尽损害；以及虽是一家人或亲戚，但以少许骤生缘而成为怨敌，以一杀一。

再移到最近的今生，也可以看到怨亲不定的现相。过去有杀身之仇，后来和好，而且彼此的儿女结亲，成了很亲的亲家，比其他朋友还要亲密，这种现相也很多。反过来，虽然是父母兄弟一家人，但为了一点财产受用没有分均匀而怀恨在心，一个对另一个尽量地作损害，这就是由亲转成怨。还有特别近的，一下子就翻脸，虽然是一家人或亲戚，但以一点点突发性的因缘就成了怨敌。譬如一下子意见不合，说话争吵，马上就打架成了仇人，最后发展到一个要杀另一个。可见，任何怨亲都没有常性。

怨亲在于人心的建立。人心一变就可以由怨成亲，比如认为他是自方，对我好或者适合我意，就会转成亲；也可以一刹那间由亲成怨，认为他故意伤害我就立为怨。可见亲怨只在一念间，心念一转就变掉了。譬如刚刚还很好，像亲兄

弟一样，突然间一阵口角，马上非常不高兴，就成了怨家。这就看到怨亲没有恒常性，只是分别心计执出来的，不表示什么，只是一个念头在骗自己，此外没有自性。

因此，任何怨亲都无有常，由此心作是念：我要以慈悲之心护一切有情。数数思维。

这里说到，任何怨亲都没有常性的缘故，心里起观念：对于一切众生，我都要用慈和悲来护他。“因此”以前是看清真相，明白它的理趣，之后就要发生如理的观念。我们原先对待众生的心态有问题，有偏执或者不契合无常的道理。现在知道了亲怨无常，心就要与之相应地发生转变，这就叫“转心”，非常关键。

入手时，首先要看到过去的错误所在。以前在人类或众生类里分党，一类是亲，一类是怨。对于亲当然以慈心、悲心来爱护，他有苦我要拔，我有乐要给他，自从认定了他是亲，自然有一分慈悲。但是，这个慈悲不平等、不周遍，对待另外的中庸者和怨家，就不以慈悲对待了。认为他是我的怨家，我怎么能对他好？甚至起幸灾乐祸的心，他有苦，巴不得他再苦；他缺乐，我才不给，这就是偏执的心态。

现在怎么转呢？我们的分别心认为，这个是亲就一定亲，那个是怨就肯定是怨，两者截然不同，所以面对他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，这是世俗人惯常的心态。包括自身在内都是如此，会把众生分类，采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现在要把眼光拉长，看到整个轮回变换的情况，就会发现亲不固定是亲。譬如，这位亲人曾做过一百世怨家，也做过很多世亲人。在做一百世怨家时，用刀杀我、用毒药害我，做各种诽谤、打击来伤害我。这么一想：原来他是怨家转成的亲。再换过来看这位“怨”，知道他一百世做过我的母亲，是那般慈悲养育。一想到亲，我们的心又转了：原来他对我有那么大的恩德。

像这样，从整个轮回中转生时和我的关系，以及当时做利益和损害的差别上来看，那就扯平了，是差不多的。这样

的话，何必对一者特别好，对一者特别不好呢？这样就想到：这种心态是颠倒的，它是一种“近视”心态。分别心执取现前一小段，并固执地这么认为，这个是亲，那个是怨，使心发生了偏差，它是不如理的。当拉长镜头，看到整个亲怨不断地变化，就发现没必要去立一个固定的亲或者怨，对一者好，对一者坏，对那个贪著得不得了，对另一个又嗔恚得不得了。这都是世俗情态，特别有问题。

发现问题以后就想：我现在要改变心。要以什么心来对待有情呢？以慈悲心。慈悲心又要怎么起呢？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在轮回里都缺乐具苦，都有离苦得乐的愿望。所谓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”，众生都怕苦想要乐，跟我一样。我想要乐，他也想要乐，因此我应该把乐给他；我有苦想离，他有苦也想离，因此我应该为他拔苦。像这样来引生平等的大慈悲心，对一切有情都平等爱护。就像世尊因地那样。譬如《贤愚经》里讲到的金毛兽等，猎人伤害它，但它还是忍苦去帮助猎人，哪怕遭杀身之祸，受那么重的苦，它心里还是想：将来我成道时先利益你。像这样，世尊就是我们的榜样。

总之，首先要对怨亲无常产生认识，得到定解，之后就要以此定解来转心。一次又一次不断地这样去想，把过去的心态完全变掉。

夙孽记

这是明朝一户大家庭中发生的家庭情杀案，包括前后两世的各种无常情形。里面的人物关系复杂，希望大家先作预习，首先看好原文和授课资料，到时一听就明白；如果没有提前看好，由于情节错综复杂，那到时就会空掉，接下来的评论也接不上。

这个公案非常难得，情节也相当精彩，价值超过十个国际大片。大片多数都是虚构的；而这是真实的轮回案例。大片基本都跟前行的修心、解脱无关；而这跟前行的修心切实相关，尤其在修无常、出离心、慈悲心等上都大有关系。我

会对此做详细的解析，大家预习好了，到时一听会得到很多启发。由于它是很大情节的展开，如果能一一看到是怎么发生、怎么转变、怎么应对，那就会清晰地了解到亲怨无常，产生家庭是轮回中的一环等的认识。

当看清了轮回的真相，就会明白我们对待众生最大的错误在哪里？它的根子在什么地方？是怎么一路错下去的？了解后会幡然醒悟，知道过去的观念、做法错了，都落在很邪的心当中。现在要转成正，怎么来行大公无私的道？怎么平等善待一切有情？等等。对这一个公案想透了、领会到了，会得到很多的启发和认识，从而转变心态，转变颠倒的集谛系统。这些都可以通过认真地体会、参悟而在自心上开发出来。

平望黄景范，生于崇祯辛未年（1631），寓居南浔。于壬辰年（1652）二十二岁时，六月十九，头觉渐眩。二十二晨，忽头痛，即时倒地。

黄景范在明朝崇祯年间出生，住在南浔。二十二岁这年六月十九，头渐渐觉得很晕。二十二号早晨忽然头痛，当即倒在了地上。

昏晕中见一人披发流血，手持大刀，喊曰：“还我命来！”忽见老僧，右手执杖，左手持珠，喝曰：“且住且住！”其人曰：“我受怨七十余年，今日相逢，如何住得？”僧举手云：“阿弥陀佛！饶人是福，怨怨相报，有何了期？”其人曰：“是是！奈我心放不下，如今不伤他命罢了。”遂以手取舌，用刀割去。僧曰：“罢罢！还他罢。”其人曰：“还便还，且待我恨气消。”遂持舌奔去。

景范在昏晕中见到一个人披头散发流着血，手里拿着大刀，喊道：“还我命来！”忽然见一位老僧右手持着锡杖，左手拿着念珠，喝道：“停住！停住！”那人说：“我受怨七十多年，今天相逢，怎么能停？”僧人举手说：“阿弥陀佛！饶人是

福，怨怨相报何时有了期？”那人说：“是是！奈何我心里放不下，如今不伤他命就是了。”就用手拉出景范的舌头，用刀割掉。那老僧说：“罢罢！还他吧！”那人说：“还就还，但要等我恨气消了才行。”这样就拿着舌头奔去了。

僧将去，顾范曰：“你还认得我么？我乃当初云栖老人也。你如今不必忙，百日内自有消息。”

那老僧要离开，回头看着景范说：“你还认得我吗？我是当初的云栖老人。你现在不必忙，百天之内自有消息。”

景范醒，见众人环立，欲言不能。舌仍在也，惟喉胸略痛，别无他苦。

景范醒来，见到大家围立在左右，想说话却说不出。舌头还在，只是喉咙、胸部有点痛，没有其他苦。

夜卧，恍惚见一女子，窗外叫曰：“你好睡也。”手撒泥沙。觉遍身麻痛。忽有武士持白伞来遮，连夜如是。景范不知其故。

那天夜里睡卧，恍惚中见到一个女子在窗外叫道：“你睡得很舒服呀。”手里撒着泥沙。景范觉得全身都麻痛。忽然有个武士拿着白伞来遮，连夜如此。景范不知道是何缘故。

武士曰：“我奉觉王命来，手中所持，悉怛哆般怛罗也。”景范思是楞严咒心，平日常诵，今或者宜诵咒乎。

武士说：“我奉了佛的命令来，手里所持的是悉怛哆般怛罗。”景范想：“这是楞严咒心，平时我常诵，今天或许应该诵这个咒吧。”

明日，虔诚持咒，夜见武士持伞倍大。次日又持，但见伞。明日又持，至夜不见伞，并不见女子。遂每日默持，病虽未愈，亦无奈何。因一心省察过愆，尝忆老僧百日之言以自慰。

第二天虔诚持咒，夜里见武士拿着比前面大了几倍的伞。第三天又持，只见到伞。第四天又持，到晚上不见伞，也不见女子。于是每日默持，病虽然没有好，也无可奈何。

由此一心省察过失，常回忆老僧“百日必有消息”的话来自作安慰。

至七月望日，延僧礼忏，询悉云栖老人即莲池和尚，在云栖设教。景范念切，至见于梦寐。

到了七月十五请僧人礼忏，询问云栖老人的详细情况，得知即是莲池和尚，在云栖寺设立教法。由于景范心念急切，致使在梦中见到。

时母忧景范病不愈，问诸卜人。曰：“有神明作祟，兼有心愿未完。”景范思神明见咎，当斋戒省过，不宜杀生祈祷，反造罪。至于心愿，惟正月初曾梦一人云：“汝夏秋间有难，若书莲经一部可免。”欲书未果，遂拟八月初七书起。

当时母亲担忧景范的病一直不好，就问占卜人。占卜人回答：“有神明作祟，而且还有心愿未完。”景范想：神明要责难我，应当斋戒，反省罪过，不应该杀生祈祷，反造罪业。至于心愿，只是正月初曾经梦到一个人说：“你在夏秋之间有难，如果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可以免难。”自己想写没有实现，就拟定八月初七开始写。

至夜，忽梦伊父向之流泪。遂欲以书经功德，仗佛神力，使伊父存则还乡，亡则超升。即择十二辛亥日，是伊父本命日书起，限九月二十九日而毕。

到了那天夜晚，忽然梦到父亲对着他流泪。他就想以写经的功德，仗佛神力，父亲还在的话使他返回家乡，死去的话得到超生。这样择定十二辛亥日——父亲的本命日开始写，到九月二十九日完成。

乃于二十九日午后，忽心痛呕血。更余，忽觉身坠床下。见一老人，同一僧至，向景范笑曰：“什么来由恋这苦本？你如今怨债已清，可同我到主人处走走，可静心听我诵经。”因诵《金刚经》。一面闻其诵经，随其行路，诵完而心痛忘矣。

到了二十九日写完经的午后，忽然心痛吐血。到了夜里一更天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身体掉到床下。见到一个老人同一个僧人过来，对景范笑着说：“什么来由恋这苦恼的根本？你现在怨债已清，可以跟我到主人处走走，可静心听我诵经。”因而僧人诵《金刚经》。景范一边听他诵经，一边跟着他走，诵完经时，景范的心就不痛了。

僧止步，谓老人曰：“尔同彼进去，求掌簿人为他说明因由。”

当时僧人停住脚步，对老人说：“你跟他进去，求掌簿人给他讲明前世的因由。”

遂入内庭，老人同景范跪阶下。见一人冕旒坐帐中，侍卫甚众。老人通说来意。有一戴大冠朱衣者，执簿至阶下，谓景范曰：“汝欲知因果，可听我言。”叫左右唤刘之麟。

再说他们进了内庭，老人和景范跪在台阶下面。见到一个人戴着礼冠坐在帐子里，身边有很多侍卫。老人通说了来意。有个戴着大冠穿红衣服的人，拿着簿子到台阶下，对景范说：“你想知道因果，可以听我说。”叫左右唤刘之麟来。

俄一人至，即割景范舌者。朱衣人曰：“昔有刘大臣，号公超，家世北京，生于嘉靖二年（1523）。大臣有三子，长子之麟，金氏所生，将满月而金氏死。继娶陶氏，即生之宝，后生之茂。

很快一个人过来，就是那个割景范舌头的人。红衣人说：“昔日有个刘大臣，别号‘刘公超’，家住北京，生在嘉靖二年。刘大臣有三个儿子，长子之麟是金氏所生，快满月时金氏死了。接着续娶陶氏，生了之宝，后来又生了之茂。

及长，父为之麟聘柳青臣女，又为之宝聘周氏女。柳氏色美而才，周氏丑恶而拙。及成婚，柳氏丑其夫，之宝嫌其妻。陶氏性悍而智，窥知隐情，常与柳氏言之宝美丽，设计使叔嫂通焉。

等到孩子们长大，父亲给之麟聘娶柳青臣的女儿，又给之宝聘了周氏女。柳氏美貌有才华，周氏丑陋笨拙。等到成婚后，柳氏嫌弃丈夫之麟相貌丑，之宝嫌弃妻子周氏又笨又丑。刘大臣的继室陶氏（之宝的母亲）性格强悍有智谋，暗中觉察出隐情，就常常跟柳氏说之宝相貌好，设计让叔嫂通奸。

周氏有言。柳氏闻之，饮周氏酒。腹痛，疑有毒，往诉陶氏。恐隐事泄露，乃以好言安慰，留饮房中。至夜半，忽以刀刺其心，埋之床下。明日，乃佯寻周氏不见，遂扬言随人私奔去了。之宝遂与柳氏日厚。

这两人一来二去，周氏也发觉不对劲，常常有怨言。柳氏听到后就请周氏喝酒。周氏喝了肚子痛，怀疑柳氏下毒，就去陶氏那里告状。陶氏恐怕秘密泄露，就好言安慰周氏，留她在房里喝酒。到了半夜，忽然用刀刺周氏的心，然后埋在床下。第二天假装找不到周氏，就说‘周氏随人私奔去了’。这以后之宝就跟柳氏日益亲密。

之麟微闻其风，陶氏恐事败，匿之宝床下，佯与之麟议擒之宝，而酒醉之。陶氏忽扼其喉，叫之宝曰：‘下手下手。’之宝遂砍兄头，与陶氏潜开后门，扛尸至二三里外，弃在街上。

后来之麟也听到一些风声，陶氏怕事情败露，把之宝藏在床下，假装跟之麟商量怎么捉之宝和柳氏的奸，把之麟灌醉。陶氏忽然扼住之麟的咽喉，叫之宝说：‘下手！下手！’之宝就砍掉了哥哥的头，和陶氏偷偷开了后门，把尸体扛到两三里外，扔在街上。

明日，路人多来相报，收尸归葬，竟不知其由。奴婢在房中走动者，之宝恐其泄露，或暗杀毒害。

第二天，路过的人很多来相报，通知去收尸归葬，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在房间走动的几个奴婢，之宝怕他们泄露隐情，就暗杀毒害掉了这些奴仆们。

后陶氏说其夫，使柳氏与之宝成婚。婚后，家中百般作祟，禳祷无应。

后来，陶氏说动了她的丈夫刘大臣，让柳氏跟之宝成亲。婚后家里常常有鬼作祟，怎么祈祷禳灾也没有效应。

将及三年，之宝年二十五矣。一日，有僧手执铁杖，到门化缘。之宝以僧言奇异，乃引入内，问：‘我家多怨鬼，师能治乎？’僧曰：‘治鬼甚易，先当治心。心为万类之主，心邪邪至，心正邪灭。’乃问：‘如何是正心之法？’僧曰：‘天理人心，四字明白，便是正心之法。’又问：‘如何作为，乃合天理？’僧曰：‘但当平心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’之宝低头半时。

这样闹了大约三年，之宝也到了二十五岁。有一天，有僧人拿着铁杖到门口化缘。因为僧人说话很奇异，之宝就引他进来，问道：‘我家有很多怨鬼，师父能治鬼吗？’僧人说：‘治鬼很容易，先应当治心。心是万类之主，心邪邪至，心正邪灭。’就问：‘怎样是正心之法？’僧人说：‘天理良心四个明明白白的字，就是正心之法。’又问：‘那怎么做才合天理呢？’僧人说：‘你的心要平，要正直，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。’之宝低头思考了半个时辰。

僧曰：‘我来化缘，你若肯舍，诸鬼齐休；若不肯舍，未有了期。’之宝问：‘化何物？’僧曰：‘柳氏。’之宝曰：‘柳氏乃我妻子，如何可舍？’僧以杖点之宝心曰：‘天理人心，你舍不得，他人如何舍得？’之宝大惊。僧遂趋出，随出寻之，已不见矣。

僧人说：‘我来化缘，你如果肯舍，这些鬼都会罢休；如果不肯舍，那没有了期。’之宝问：‘化什么东西？’僧人说：‘柳氏。’之宝说：‘柳氏是我的妻子，怎么能舍？’僧人用杖点着之宝的心说：‘天理人心，你舍不得，别人怎么舍得？’之宝大惊。僧人就走了出去，之宝跟着出去找僧人，已经不见了。

思考题

1、（1）世间地位为什么不可保信、依怙？

（2）解释“无上正等觉”的涵义，并以常、应供、金刚宝位这三点来认定其体性。

（3）思维以上道理后抉择：我们应当求什么？

2、（1）结合公案思维，在转世过程中怨亲是怎样变换不定的。

（2）现世当中怨亲是怎样变换不定的？举自己见闻的事例作观察。为什么说怨亲只是由分别心所假立？

3、（1）过去我们由执著怨亲，发生了怎样的心态？这种心态为什么不合理？

（2）由观察怨亲无常，应当对一切众生发起怎样的心？如何发起？